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九 編 第 14 冊

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悲劇：

從婚姻、嫉妒、性慾看《金瓶梅》中的女性

馬琇芬 著

晚明水滸人物評論之研究

——以金聖嘆評《水滸傳》為範例

林淑媛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曾永義主編

第14冊

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悲劇：
從婚姻、嫉妒、性慾看《金瓶梅》中的女性

馬琇芬著

晚明水滸人物評論之研究
——以金聖嘆評《水滸傳》爲範例

林淑媛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悲劇：從婚姻、嫉妒、性慾看《金瓶梅》中的女性　馬琇芬　著／晚明水滸人物評論之研究——以金聖嘆評《水滸傳》為範例　林淑媛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32 面／序 2+ 目 2+10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編；第 14 冊）
ISBN：978-986-322-546-1（精裝）
1. 金瓶梅 2. 水滸傳 3. 人物志 4. 文學評論
820.8　103000756

ISBN-978-986-322-546-1
9 789863 225461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322-546-1

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悲劇：
從婚姻、嫉妒、性慾看《金瓶梅》中的女性
晚明水滸人物評論之研究
——以金聖嘆評《水滸傳》爲範例

作　者　馬琇芬／林淑媛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傳眞：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九編 27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悲劇：
從婚姻、嫉妒、性慾看《金瓶梅》中的女性

馬琇芬　著

作者簡介

馬琇芬，靜宜女子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博士。現任職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助理教授，曾於中山大學、台南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和義守大學等校擔任兼任助理教授。博士論文《鹿橋小說研究》，研究領域為古典小說、現代小說和女性小說。

提　要

本書以《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為研究版本，擬從剖析「父權體制」的角度，探討女性人物身處宗法倫理制度下所呈現的自我意識，並藉由男性作者筆下的女性形象，檢示父權體制的詮釋觀點對《金瓶梅》女性人物的評述及論斷。

全書共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為本書之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並針對「父權體制」提出定義。

第二章根據「婚姻架構」探討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心態，從「地位」、「貞操」和「子嗣」三方面，探討女性人物如何憑恃「權力」獲得「尊重」及「寵愛」。

第三章立於婚姻架構的探討基礎上，從「嫉妒心理」分析女性人物之間的衝突現象，並探討產生衝突的原因。

第四章針對《金瓶梅》中為世人所爭論的情慾描寫予以析論，對女性人物的性生活及性心理進行深入的研究。

第五章歸納出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的生活情況，從「自主意識的蒙昧」探討女性人物的價值觀，由「男尊女卑的迷思」檢示明、清之際看待女性的態度。

第六章結論，總結前述女性形象意義，反思父權體制對兩性的影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晚明水滸人物評論之研究
——以金聖嘆評《水滸傳》爲範例

林淑媛　著

作者簡介

林淑媛，生於臺灣高雄，少年成長於臺南，現定居臺北，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

曾任清雲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現任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並兼華語文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主要爲觀音信仰與文化，佛教文學、敘事學。專書出版計有《慈航普渡——觀音感應故事敘事模式析論》、《臺灣宗教文選》（與康來新教授合編）、《歷代寓言》（合著）以及期刊研討會論文等。

教學理念稟持懷古以開新的態度，期許將中國文化經典的生命智慧與創意思維，轉化爲學生的慧命泉源。

提　要

《水滸傳》在晚明十分風行，受到廣泛的閱讀與引起熱烈的評論。而評論的重點幾乎集中在水滸人物身上。關於人物的評論依據本文的研究大約可分為存在意義的詮釋以及小說人物的塑造兩種範疇。

本論文以晚明水滸人物評論為命題，研究這兩種範疇中的觀念與意義。其中金聖歎的觀點是晚明水滸人物評論的集大成，因此特別以他為範例，了解晚明這種評論的內涵與意義。

論文內容共分六章十三節，以下逐項介紹章節安排的次序與目的：

第一章介紹晚明《水滸傳》評論的概況，研究的主題與目的，以及研究的方法與資料的運用。

第二章首先論述傳統中人物識鑒的思想；其次晚明無論在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等等方面都有劇烈變動，對人的價值判斷有新的眼光，故特別論述晚明對人性的思考；另外晚明每以英雄或俠稱呼水滸人物，故對英雄與俠的性格特徵亦予論述。本章的論述乃作為研究晚明水滸人物評論的理論基礎。

第三章探討晚明一般水滸人物評論的概況，分為存在意義的詮釋與人物塑造兩部分來討論。

第四章以金聖歎為範例，分析其批評水滸人物的觀念，了解其批評的標準與方法。批評的觀念往往受批評者個人性情、際遇、對人存在的認知與時代背景等影響，因此本章先論述金聖歎的生平、思想及時代背景，而後論述他對水滸人物存在意義的詮釋。

第五章論述金聖歎對於小說人物的塑造觀念，金聖歎提出「性格說」作為小說創作的核心，它的內涵為何？本章皆加以分析論述。

第六章總結以上論述，並且提出水滸人物評論研究的新途徑。

序言：回首松濤舊蹤跡

民國七十八年辭去公立學校教職入學中央中文所成爲第二屆碩士生，當時中國哲學有曾昭旭王邦雄岑溢成老師，文學有張夢機顏崑陽老師，文字學有蔡信發老師，頗有一番新氣象，既有師長嚴格要求學生治學，學生也組讀書會彼此切磋。因爲大學時期曾參與牟宗三先生的哲學十九講之類讀書會，自省對研究義理的信心不足，遂選擇中國文學理論爲研究目標，感謝高師大何淑貞老師的引薦，很幸運得到顏崑陽師的同意，成爲老師的指導生，自此結下深遠的師生緣份。如同傳統所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曲小說，當時戲曲小說研究尚未被中文系重視，我擇定金聖歎的文學理論研究，因而遂專心於他對小說評點的看法，對敘事學遂有粗淺的接觸。

金聖歎對小說戲曲的看法所以倍受重視，乃因他將傳統視爲小道的小說戲曲提高到《莊子》、《史記》、《杜詩》的地位，這是明代李贄者輩的創見，對能洞燭時代的先行者，對當時的我相當有吸引力，因此遂以小說人物評論爲議題核心，處理中國文化人倫評鑑與小說人物的關係。

牟宗三先生曾說中國的學問是生命的學問，所有的學問都應出自對生命的肯定與方向的貞定，或在道德或在美感或在才情，而我因個人早年生命情性自傷傾向對晚明的末世氣氛特有共感體會。

面對時代與個人遭遇的莫可奈何中，如何在電光石火的人生中寄此一生？如王船山、黃宗羲、顧炎武等學者的堅強自持亦或像金聖歎之輩以批點文章作爲生命之所憑？無論那種抉擇都面臨時代變革之痛，在政治主權無法掌握時，宣示文化主權是另一種身份認同的策略。

轉眼之間，個人後來已完成博士學位，中央的舊日師友也已多所變化，碩士班研究所的老師除了岑溢成老師尚在雙連坡作育英才，其他師長都已離開，連張夢機老師竟已棄世。今因花木蘭出版社擬出版舊稿，得已重閱舊作，重閱過程曾擬大幅修改包括新近的研究成果以及行文引用格式，後考慮保持舊作模樣以作爲歷史的見證。感謝在中央就讀期間的所有人事物，松濤已遠，恆保感恩之心。特別感謝長年來對愚魯如我依然不捨不棄教導的顏崑陽老師，因爲老師對學術研究的敬愼態度，使我不再輕言放棄研究之路，這本小書若有所得乃因老師當時的嚴謹指導，若有缺漏則爲個人的怠惰，願自今日起，重拾舊日志趣，以更多的著述以報答曾提攜過我的所有師友。

目次

序言：回首松濤舊蹤跡

第一章　導　論……1

第一節　晚明《水滸傳》評論概況……1

一、評論的方式……1

二、評論的內容……8

第二節　研究的命題與研究的方法……9

一、研究的命題與目的……9

二、研究的方法和資料的運用……14

第二章　存在意義的詮釋——傳統人倫識鑒的歷史淵源、理論基礎與發展……17

第一節　人倫識鑒的歷史淵源、理論基礎與影響……17

一、人倫識鑒的歷史淵源與理論基礎……19

二、人倫識鑒與文學之關係……23

第二節　英雄與俠的性格特徵……26

一、英雄的涵義……26

二、俠的涵義……27

第三節　晚明人物識鑒的理論基礎與傾向……29

一、混合德性、才性以言人性……30

二、肯定情性之「眞」……32

三、崇尚主體的自由……35

四、肯定人欲……37

第三章　晚明水滸人物評論的概況……39

第一節　晚明對水滸人物存在意義的詮釋……39

一、忠義說與強盜說的分辨……39

二、崇尚眞實與主體的自由……44

三、才性美的欣賞……47

四、小結……49

第二節　晚明論水滸人物塑造的觀念……49

一、審美的標準……50

二、人物塑造的技巧原則……52

三、小結……54

第四章　金聖歎的生平、思想及其對水滸人物存在意義的詮釋……55

第一節　金聖歎的生平與思想……56

一、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56
二、人生觀……58
三、人性觀……60
四、小說觀……64
第二節　金聖歎對水滸人物存在意義的詮釋……69
一、評價水滸人物爲強盜……70
二、崇尚眞實……73
三、崇尚自由的生命境界……75
四、尚義的精神……76
五、才性的品鑒……77
六、小結……81
第五章　金聖歎論《水滸傳》人物的塑造——「性格說」……83
第一節　「性格說」的涵義……83
一、「人物性格塑造」在小說創作中的地位……83
二、「性格說」的涵義……85
第二節　人物性格之體現……88
一、形狀與動作的性格化……88
二、人物語言的性格化……89
三、情節爲塑造人物性格而服務……91
四、表現人物性格的技巧……92
五、小結……94
第六章　結　論……95
第一節　晚明《水滸傳》人物評論的特點……95
一、對水滸人物存在意義的詮釋特點……95
二、小說人物塑造的特點……97
第二節　水滸人物評論研究的展望……98
重要參考資料……1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緒　論

《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描寫傳統家庭生活的章回小說，內容描繪一群女性人物環繞著西門慶，從而展開的一連串錯綜複雜的衝突紛爭。歷來評論者多將小說中的女性人物解讀爲活躍得近乎放肆、縱情得近乎淫蕩的女子，但這些評斷卻隱含了一套傳統「父權體制」對女性的主觀判準。

什麼是「父權體制」？「父權體制指男性支配，就是指具有權威的位置——例如，在政治、經濟、司法、宗教、教育、軍事、家庭內部——一般都是由男人佔據。」〔註 1〕即使生活於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法治社會中，許多具有權威的位置都已由女性所擔任，但兩性的刻板印象仍潛存於每個人的意識中，微妙地影響著人們的觀感與行爲。畢竟我們都參與在比我們自己更大的集合體之中，換言之，社會生活所牽涉到的範圍大過於我們本身的認知，因此個人很難完全跳脫時代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論，那些將《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解讀爲放肆、淫蕩的評論，很可能反映了「父權體制」的傳統思維，而未能省思小說中的女性「爲什麼」會做出那些背反道德的言行，是「什麼樣的處境」逼使她們做出彼此競爭、傷害的舉動！

要了解《金瓶梅》中女性人物的外在言行與內心想法，必得探討中國文化體系的建構，掌握社會中人際運行的脈絡。在中國文化的傳統思維中，非常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而「社會」是經由「宗法人倫」〔註 2〕

〔註 1〕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著，成令方總校訂，成令方、王秀雲等譯：《性別打結：拆除父權建構》。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3。

〔註 2〕本文所引用的「宗法人倫」觀念，參考自楊適著：《人倫與自由》一書。楊適

的關係，把「個人」組合成一個緊密、有層次的結構。每一個「個人」都有一張無形的關係網，將他與「社會」中部分的人依不同緊密程度發生關連。

在這個架構中，「社會」的幸福是「個人」幸福的先決條件，因此中國人的「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可以說是「包含」與「合一」的關係。當「自己」與「社會」融爲一體時，「自己」可謂已不復存在。〔註 3〕而這種以「社會和諧幸福」爲鵠的的理念，乃奠基於以「父權」爲核心的「倫常體系」〔註 4〕，根據父系氏族血緣的紐帶，藉由血緣的親疏差序創制一套規範，從「自然人倫」延伸出「宗法人倫」，建立以「禮」爲中心的從屬系統，把天下百姓納入宗法人倫的網絡裏，使社會中每一個人安置在既定的位置上，嚴格遵守分際，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註 5〕

在父系宗法結構中，女性向來處於邊緣的地位，尤其在以「男性」爲中心所形成的差序格局社會結構裏，女性的地位總是跟隨男性的人倫秩序而定

認爲「人倫」乃泛指父子、夫婦、兄弟、長幼、親戚和朋友之間自然親密的關係，那是從有人類以來中外古今一切時代和民族都有的，是永恆普遍的。但在夏禹之後中國人倫發生了根本變化：那合乎「天道」自然的人倫「隱」、「廢」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禮」與「仁」爲標誌的「貨力爲己」、「天下爲家」的人倫，即家天下私有制文化的人倫。這是由孔子奠基的中國傳統人倫文化，是一種特定的人倫，故楊適將其稱之爲「宗法人倫」。請參閱楊適，《人倫與自由》，頁 9～13，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註 3〕每一個「社會」都是由「個人」所組成。但是，不同的文化對「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構想卻不相同。在西方具有「個人主義」傾向的價值體系中，對「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構想是：「社會」是由一個個平等、自由、獨立的個體所組合。「社會」固然不僅只是這些個人的總和，但「社會」的幸福卻是建築在這些「個人」，以自主獨立的精神去奮鬥自己個別的幸福之上的。「社會」規範或法律只是在這種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幸福的過程中，保證了「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能得到最大利益」。

而中國傳統的理念是：如果「社會」中每一個「個人」都能履行他的社會責任與義務，整個「社會」即可運作自如，向前發展。社會規範及法律是用以限制及懲罰那些不能堅持這個信念（促成社會幸福），以致不能履行他對社會的責任及義務的人。參見楊中芳、高尚仁合編《中國人・中國心》第二章〈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頁 93～138，遠流出版公司，1991 年。

〔註 4〕父系世系之確立始自夏朝，從《史記・夏本紀》中可以發現王位皆由父子相繼，雖然在〈殷本紀〉中偶見兄弟相繼和傳兄之子的情況，但王位的傳承仍在父系的宗親範圍之內，至於周代王室更嚴格遵守父系間的傳遞，建立了「立子立嫡制度」。參見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4～15，1990 年。

〔註 5〕參閱楊適：《人倫與自由》，頁 17～23。

位。在父系原則下，女性婚前在母家的成長階段，僅爲生命中之暫居階段，唯及笄之後嫁夫，始爲畢生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禮記・本命》中即道：「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

了解了中國傳統以父權爲核心的體制結構後，就能同情女性在家庭的架構中承受的壓抑，理解她們在種種規範的限制下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故本書擬從「婚姻架構」對女性的限制，探討《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在家庭中的處境及其心態；再從儒家倫常體系對女性德性的要求，討論《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如何透過種種扭曲的行爲平撫內心的「嫉妒」情緒；最後從禮教對於性慾的壓抑，分析《金瓶梅》中關於女性人物的「性慾描述」所呈現的性行爲及其意涵。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金瓶梅》自從逐漸掙脫「禁書」〔註6〕的桎梏後，迄今相關研究儼然已在古典小說研究中蔚爲一大領域。研究的學者或將個人的論述集結成書〔註7〕、或著書出版〔註8〕、或二人以上合著編輯〔註9〕、或將多人單篇論述合編成冊〔註10〕，不再只是單篇零散的發表。其中所論及的內容概有：作者的考證、版本的考察、時代背景的研究、主題的探討、人物形象的分析、情色的評論、美學的審視、風俗習慣的討論等，探討的範圍頗爲廣泛。在這些討論的內容中，不乏對「女性人物」的探究分析，但無論是專論某位人物，或是綜論小說中的女性世界，似未能從父權體制的結構探究《金瓶梅》中的女性

〔註6〕《金瓶梅》在清朝時，曾因大量的性描寫而屢遭禁毀。請參閱吳哲夫，《清代禁毀書目研究》，頁69，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

〔註7〕將個人的論述集結成書者有：魏子雲的《金瓶梅箚記》、《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徐朔方的《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他》，陳東有的《金瓶梅文化研究》等。

〔註8〕個人著書出版者有：孫述宇的《金瓶梅的藝術》，李時人的《金瓶梅新論》，張業敏的《金瓶梅的藝術美》，張國風的《金瓶梅描繪的世俗人間》，李建中的《瓶中審醜》等。

〔註9〕二人以上合著編輯者有：孫遜、詹丹合著的《金瓶梅概說》，王銘仁、邱勝威合著的《笑笑生話金瓶》，王汝梅、侯忠義合編的《金瓶梅資料匯編》，寧宗一、羅德榮合編的《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等。

〔註10〕多人單篇論述集結成冊者有：胡文彬等著的《論金瓶梅》，江西古籍出版社主編的《金瓶梅研究集》，齊魯書社編輯的《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等。

人物，了解她們如何受到體制的影響，探索她們在體制的限制下所反映的言行，及其建立的價值觀。

「女性看待自己身體的方式，以及她們對性、生產功能的看法，都與她們所處的文化環境息息相關。」〔註 11〕所以她們纏小腳以爲美、貞守婦德以爲榮，或將自己的價值界定在「生產」的能力上，尤其是能否產下傳宗接代的男嬰。這些意識都建立在父權體制的規範下，甚至將父權體制所定訂的訓戒，內化成自己的信念，奉行不已。〔註 12〕

《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雖然大多跳出了「婦德」的樊離，但在作者的刻畫下，她們是被道德所撻伐的角色。作者塑造出她們的目的是要警告男性們，提醒他們「女性」的可怕，因而這些女性人物匯集了牴牾宗法倫理的女性特性，大部分的女性角色成了中國歷來對「淫婦」的集體印象。然而這些「女性形象」是作者刻意經營的結果，作者經過議論、旁白，或是藉小說中的人物傳達自己的聲音，〔註 13〕或是經由小說的「表面現象」進行信念的發揮，〔註 14〕宣揚了「女禍」的觀念，以至於在這種創作意圖下，幾乎每個女性人物都蒙上了放縱情欲的醜陋面紗。

《金瓶梅》中的女性沒有一個稱得上是古典或傳奇性的佳人，作者的目的正是要極力突顯西門慶的淫惡，所以被西門慶佔有的女性都是身份低賤或者聲名不佳的女子。作者以放肆縱情的筆墨揭出了男歡女怨的事件，與金錢、權勢、貪欲的糾葛。在他的筆下，西門慶身邊眾婦人嘴裏的淫聲浪語，以及彼此之間拈酸吃

〔註 11〕伊蘭・修華特著，張小虹譯，〈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 10 期，1986 年 3 月，頁 96。

〔註 12〕女教（教育女子的學說）在中國古代，經過從東周到春秋戰國及秦漢一千多年的時間，完成了從醞釀到形成的階段，定下了男尊女卑的格局。歷來大部分的女教著作是由女性寫成，顯示了女性將男性所訂定的規範內化成自己的意識。如西漢班昭的《女誡》、唐代宋若華的《女論語》、明成祖徐皇后的《內訓》、明末儒者王相的母親劉氏的《女范捷錄》，這四部書併稱爲「女四書」，內容都是以「三從四德」爲鵠的，灌輸婦女抑壓自我、服從男性的規範。有關中國古代的「女教」請參閱趙元信、何錫蓉合著的《中國歷代女性悲劇大觀》第十二章〈女人，何以爲女人〉。

〔註 13〕例如第二十九回和七十九回，作者藉著吳神仙兩度到西門府看相、論病，即是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傳達自己的聲音，預示了人物的形象及最終命運。此即布斯所論及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請參閱 W. C.布斯著，華明、胡蘇曉譯，《小說修辭學》，頁 77～8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註 14〕「在小說中，大多數表面事實擔負著評價的重任。它們以某種方式安排角色們的重要性，它們對讀者的信念發揮作用。」（《小說修辭學》，頁 199。）

醋的口角，都刻劃得極爲傳神，讀起來彷若偷聽了她們的閒言閒語一般的生動。

雖然這些女性人物以醜陋的形象呈現在小說中，但正因爲她們的「醜惡」顯示了中國古代女性的一種「次等身份」。她們自甘於卑賤和屈辱的行爲，也正好說明了女性在受男性豢養、被男性當作佔有物的處境下，在必須以自己肉體爲本錢，向「彼此所共有的男人」謀取利益時，她們鮮能對自己的「自主性」有所要求。

《金瓶梅》描繪下的女性人物醜惡面貌，也間接反映了時代價值觀〔註 15〕對女性的限制與拘囚。〔註 16〕本文即擬從剖析「父權體制」的角度，探討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女性人物所呈現的行爲，以及由作者的論述中，反思女性在傳統婚姻架構中的自我意識，和父權體制對女性的拘限。藉由男性作者筆下的女性形象，省思父權體制思維下的詮釋觀點對《金瓶梅》女性人物的評述及論斷。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用之版本爲崇禎本系統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註 17〕卷首刊有東吾弄珠客的〈金瓶梅序〉，〔註 18〕每一回中還有評點者的眉評與夾

〔註 15〕一般認爲，「價值觀」是引導個人、社區或特定文化團體從事各種選擇的準則。參閱 Risieri Frondizi 著、黃藿譯，《價值是什麼？》，第一章，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年。

〔註 16〕「在人生的歷程中，價值取捨是人類置身生命情境的普遍課題，然而個人並非孤立的存在，不能自外於時空座標而具有社會屬性，由於生命網路的聯繫，以及時代氛圍、社會脈動的滲透，這些利害關係的認定，往往受到外在環境、思想潮流等特定的影響。因此價值判斷不僅出乎個人主觀方面有意以外在社會爲參考架構；並且也源自社會、文化無形的濡染與薰陶，這些共同構成小說敘事表現中屬於特定社會的質素及關懷。」有關「世情小說之價值觀」請參閱陳翠英著，《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頁 27～42，台北，臺灣國立大學文史叢刊，1996 年。

〔註 17〕「《金瓶梅》的版本，大體上可分爲兩個系統，三種類型。一是詞話本系統，即《新刻金瓶梅詞話》，現存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二十三回殘本。二是崇禎本系統，即《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現存約十五部。第三種類型是張評本，即《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屬崇禎本系統，又與崇禎本不同。在兩系三類中，崇禎本處於《金瓶梅》版本流變的中間環節。它據詞話本改寫而成，又是張評本據以改易、評點的祖本，承上啓下，至關緊要。」（王汝梅〈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前言〉，《新刻批評金瓶梅》，頁 1～2，曉園出版社，1990 年。）

〔註 18〕欣欣子的序闡述三個重要觀點：第一《金瓶梅傳》作者是「寄寓于時俗，蓋有

評，〔註 19〕是古典小說批評的一宗珍貴遺產。

崇禎本對於人物形象的評點特色，約可列爲三點：（一）評點者特別注重人物激宕的生命力——神韻。（二）在人際關係的動態變化中分析人物性格，通過性格間的比較，觀察性格特色差異處。（三）尤其是善於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細節，透視人物的心理活動、內心面貌。〔註 20〕尤其這些評論對於人物的分析有著極大的助益，這也是筆者之所以選用此版本的原因之一。

爲了剖析父權體制對於女性的言行與觀念造成何種限制和影響，無論是從作者所描繪的女性人物形象，或歷來評論《金瓶梅》的評點者對於小說中女性人物的評論，皆有助於筆者廓清在中國的父權體制下，傳統文化思維對於兩性的刻板形象及迷思。筆者彰顯「父權體制」對女性的箝制，是要深入分析男性作者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避免陷入作者刻意形塑的「女禍」意圖與觀念；評議評點者所評論的觀點，不再受限於傳統婦德標準的議論，從而剖析評點者「女性爲卑」的評點思維。〔註 21〕

謂也。」第二、《金瓶梅傳》是發憤之作，作者「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第三、《金瓶梅傳》雖「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但不是淫書。」這種衝破儒家禮教，提出不要壓抑哀樂之情的觀點並不被崇禎本的改寫者所接受。因爲崇禎本改寫者想用「財色」論、「懲戒」說再造《金瓶梅》，而東吾弄珠客的序與他的意見相合，所以崇禎本的改寫者只收東吾弄珠客的序，而不收欣欣子的序。

〔註 19〕崇禎本的評點者已經擺脫了傳統小說那種簡單化的平面描寫，開始展現眞實的人所具有的複雜矛盾的性格。他在評析潘金蓮時，既指出她「出語狠辣」、「俏口毒心」，慣於「聽籬察壁」、「愛小便宜」等弱點，也贊美她的「慧心巧舌」、「韻趣動人」等「可愛」之處。評析李瓶兒時，既說她「愚」、「淺」，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尤其是他能衝破傳統道德的束縛，對潘金蓮這樣一個「淫婦」，處處流露贊美和同情，說明了他對人物性格的觀察細膩。此外他還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書，而非淫書；評析了作者刻劃人物的傳神技巧；反映了萬曆中後期的藝術視角，對明清小說批評的發展，可以說起了奠基與開拓的作用。有關崇禎本評語在小說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請參閱〈新刻繡像批評金評梅前言〉，頁 12～15。

〔註 20〕參閱齊魯青，〈明代《金瓶梅》批評論〉，《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5 期，1994 年 5 月，頁 206。

〔註 21〕「Jehlen 說的很對：『女性主義需要以男性的立足點來觀看整個概念世界。』我們從男性作家的作品出發，來思考一些女性問題。如此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以男性爲中心的文化與其中發展出來的語言系統。而當我們研究男性作家的作品時，我們必須記得在這些作品中，眞實的女性是不存在。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永遠具有象徵意義。我們所要探討的是這些女性角色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與文化中，代表不同的象徵意義。正如 Spacks〈女性的不變形象〉一文中指出，藉著研究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塑造模式，我們可以看到『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